

九月楊澤現代詩研習班

第三講

1. 懷鄉詩或哀歌二三：「紅玉米」「山神」「土地祠」
2. 鐵蒺藜上的「惡之華」：「戰神」「戰時」「鬼劫」「棺材店」
3. 另一種水手或流浪人：「水手•羅曼斯」「酒巴的午後」「船中之鼠」
4. 「詩人天生是左派」：「苦苓林的一夜」「塩」
5. 「蒐集不幸」的浮世繪：「坤伶」「故某省長」「C教授」「水夫」「馬戲的小丑」
6. 現代性的荒原：「芝加哥」「巴黎」「倫敦」
7. 小鎮知青或洋場惡少：「如歌的行板」「下午」「所以一到了晚上」「一般之歌」
8. 兩個超現實派的浪子：「給超現實主義者」
9. 流浪生死與內在深淵的發現：從「逃亡的天空」到「深淵」

紅玉米 \ 痲弦

宣統那年的風吹著
吹著那串紅玉米

它就在屋簷下
掛著
好像整個北方
整個北方的憂鬱
都掛在那兒

猶似一些逃學的下午
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
表姊的驢兒就栓在桑樹下麵

猶似嗆啞吹起
道士們喃喃著
祖父的亡靈到京城去還沒有回來
猶似叫哥哥的葫蘆藏在棉袍裡
一點點淒涼，一點點溫暖
以及銅環滾過崗子

遙見外婆家的蕎麥田
便哭了

就是那種紅玉米
掛著，久久地
屋簷底下
宣統那年的風吹著

你們永不懂得
那樣的紅玉米

它掛在那兒的姿態
和它的顏色
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兒也不懂得
凡爾哈崙也不懂得

猶似現在
我已老邁
在記憶的屋簷下
紅玉米掛著

一九五八年的風吹著
紅玉米掛著

山神 \ 痲弦

獵角震落了去年的松果
棧道因進香者的驢蹄而低吟
當融雪像紡織女紡車上的銀絲披垂下來
牧羊童在石佛的腳趾上磨他的新鐮
春天，呵春天
我在菩提樹下為一個流浪客喂馬

礦苗們在石層下喘氣
太陽在森林中點火
當瘴癘婆拐到雞毛店裡兜售她的苦蘋果
生命便從山魘子的紅眼眶中漏掉
夏天，
我在鼓一家病人的鏞門環

曲嬉戲在村姑的背簍裡
雁子哭著喊雲兒等等他

當衰老的太陽掀開金鬍子吮吸林中的柿子
紅葉也大得可以寫滿一首四行詩了
秋天，呵秋天
我在煙雨的小河裡幫一個漁漢撒網

樵夫的斧子在深谷裡唱著
怯冷的狸花貓躲在荒村老嫗的衣袖間
當北風在煙囪上吹口哨
穿烏拉的人在冰潭上打陀螺
冬天，呵冬天
我在古寺的裂鐘下同一個乞丐烤火

土地祠 \ 痙弦

遠遠的
荒涼的小水涓
北斗星伸著杓子汲水

獻給夜
釀造黑葡萄酒

夜
托蝙蝠的翅
馭贈給土地公公
在小小的香爐碗裡
低低的陶瓷瓶裡
酒們嘩噪著
待人來飲

而土蜂群只幽怨著
（他們的家太窄了）
在土地公公的耳朵裡

小松鼠也只愛偷吃
一些陳年的殘燭

酒葫蘆在草叢裡吟哦
他是詩人
但不嗜酒
酒們嘩噪著

土地公默然苦笑
（他這樣已經苦笑了幾百年了）
自從那些日子
他的胡髭從未沾過酒

自從土地婆婆
死於風
死於雨
死于刈草童頑皮的鐮刀

戰神 \ 痙弦

在夜晚
很多黑十字架的夜晚
病鐘樓，死了的兩姊妹：時針和分針
僵冷的臂膀，畫著最後的 V

V? 只有死，黑色的勝利
這是荒年。很多母親在喊魂
孩子們的夭亡，十五歲的小白楊
昨天的裙子今天不能再穿

破酒囊，大馬士革刀的刺穿
號角沉默，火把沉默
有人躺在擊裂的雕盾上
婦人們的呻吟，殘旗包裹著嬰兒

踩過很多田野，蕎麥花的枯萎
在滑鐵盧，黏上一些帶血的眼珠
銅馬刺，驃騎的幽怨
戰神在擦他的靴子

很多黑十字架，沒有名字
食屍鳥的冷宴，淒涼的剝啄
病鐘樓，死了的姐兒倆
僵冷的臂膀，畫著最後的 V

戰時 \ 痙弦

—— 一九四二 • 洛陽

春季之後

燒夷彈把大街舉起猶如一把扇子

在毀壞了的

紫檀木的椅子上

我母親底硬的微笑不斷上升遂成為一種紀念

細腳蜂營巢於七里祠裏

我母親半掩於去年

很多鴿灰色的死的中間

而當世界重複做著同一件事

她的肩膀是石造的

那夜在悔恨與瞌睡之間

一匹驢子竟夕哀鳴而一些兵士

走到窗下電桿木前展開他們的告示

石楠的繁葉深垂

據說是誰也沒睡

而自始自終

他們的用意不外逼你去選一條河

去勉強找個牧場

或寫長長的信給外縣你瘦小的女人

或驚駭一田蕎麥

不過這些都已經完成了

人民已倦於守望。而無論早晚你必得參與

草之建設。在死的營營聲中

甚至——

已無需天使

鬼劫 \ 痙弦

悲哀而多雨的春天呵，

雨，幽幽地落著……

墓園的祭臺上，

紙灰的白蝴蝶夭亡了。

那些有家的魂兒們，

借淒風的手指擦乾兒孫們的眼淚，

之後，匆匆地揮到棺槨裏，

笑著數冥幣去了。

下些冤死的異鄉鬼

一羣羣，又飢餓，又寒冷……

他們順著渺茫的陰曹路

在黑夜的街市上

尋找一家老舊的冥衣鋪。

一些鬼滿身是血，

撕下一塊屍衣

矇著店內小徒弟的眼睛。

另一些鬼則吶喊著

伸出骷髏的手

敲開所有裝錫箔的箱子。

他們搶著，鬧著，梟一般的狂呼著

用鞭子抽著紙糊的童男

復大膽的調戲著緹花藍的童女……

從遠方

傳來了雞叫，

他們打破了門窗，

落荒而逃。

——清明節過後，

我將離家流浪

盤纏是要帶够的！我想。

棺材店 \ 痙弦

霍，霍，霍……
鋸木頭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這是我們鎮上
一家古老的棺材店。
又在向人聲呼喚！

夜裏，灰色的棺木們，
一堆一堆的僵臥在那兒；
沉沉地做著荒塚的夢，驅蟲的夢，
等待出發。

……一點白燈籠
從遠方踽踽而來，
怯冷的手
敲落了門環上的鐵銹。

接著是一些幽靈般的泣聲。
夾著一些焦急的殯葬的話。

室內的棺木門被哭醒了，
向進來的人喊著：

飢餓呀飢餓呀！
終於，一口灰棺
殘酷地笑著慶幸它的優先
跳上一輛破馬車
連同那白燈籠，輾輾的……遠了……

下的詛咒著靜下來
恢復了啞默的等待。

太陽一上升
鋸木頭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霍，霍，霍……

……一些樹木被砍伐，
另一些樹木在等待。

明年新發芽的樹怎麼辦呢？
那將更有

明年新落地的嬰兒！

水手·羅曼斯 \ 痙弦

這兒是泥土，我們站著，
這兒是泥土
用法蘭西鞋把春天狠狠地踩著
從火奴魯魯來的蔬菜枯萎了
巴士海峽的貿易風轉向了
今天晚上我們可要戀愛了
就是耶穌那老頭子也沒話可說了
我們的鹹鬍子
我們刺青龍的胸膛
今天晚上可要戀愛了
就是那耶穌老頭子也沒話可說了
船長盜賣了我們很多春天
把城市的每條街道注滿啤酒
用古怪的口哨的帶子
捆著羞怯的小鴿子們的翅膀
在一些骯髒的巷子裡

——就是這麼一種哲學
把所有的布匹燒掉
把木工、鍛鐵匠、油漆匠趕走
（凡一切可能制造船的東西！）
並且找一雙塗寇丹的指甲
把船長航海的心殺死

——就是這麼一種哲學
船長盜賣了我們很多春天
快快狂飲這些愛情
像雄牛那樣
如果在過去那些失去泥土的夜晚
我們一定會反芻這些愛情
像雄牛那樣
女人這植物
就是種在甲板上也生不出芽來
而這兒是泥土，這兒出產她們，這兒是泥土
女人這植物
船長盜賣了我們很多春天
用法蘭西鞋把春天狠狠地踩著
我們站著，這兒是泥土，我們站著

酒巴的午後 \ 痙弦

我們就在這裡殺死
殺死整個下去的蒼白
雙腳蹂躪瓷磚上的波斯花園
我的朋友，他把栗子殼
唾在一個無名公主的臉上

窗簾上繡著中國塔
一些七品官走過玉砌的小橋
議論著清代，或是唐代
他們的朝笏總是遮著
另外一部份的靈魂

忽然我們好像
好像認可了一點點的春天
雖然女子們並不等於春天
不等於人工的紙花和隔夜的殘脂
如果你用手指證實過那些假乳
用舌尖找尋過一堆金牙

而我們大口喝著菊花茶
（不管那採菊的人是誰）
狂抽著廉價煙草的暈眩
說很多大家閨秀們的壞話
複殺死今天下午所有的蒼白
以及明天下午一部份的蒼白
是的，明天下午
鞋子勢必還把我們運到這裡

船中之鼠 \ 痙弦

看到呂宋西的燈火
就想起住在那兒的灰色哥兒們
在愉快的磨牙齒

馬尼拉，有很多麵包店
那是一九五四年
曾有一個黑女孩
用一朵吻換取半枚胡桃核

她現在就住在帆纜艙裡
帶著孩子們
枕著海流作夢
她不愛女紅

中國船長並不贊成那婚禮
雖然我答應不再咬他的洋服口中袋
和他那些紅脊背的航海書

妻總說那次狂奔是明智的
也許，貓的恐懼是遠了

我說，那更糟
有一些礁區
我們知道
而船長不知道

當然，我們用不著管明天的風信旗
今天能夠磨磨牙齒總是好的

苦苓林的一夜 \ 癡弦

小母親，燃這些茴香草吧
小母親，把妳的血給我吧

讓我也做一個夜晚的妳
當露珠在窗口嘶喊
耶穌便看不見我們
我就用頭髮
蓋著，蓋著你底裸體
像衣裳，使妳不再受苦

且也忌妒著
且也喃喃著
——關於別的草兒
當黃昏星乍現
滋生在街燈下
攔阻行人的
喧啾的草兒
那種危險的感覺
就是帶刈草機也不要去的
那種感覺的危險

就這樣在雙枕的山岬間
猶似兩隻曬涼的海獸
讓靈魂在舌尖上
纏著，絞著，黏著
以毒液使彼此死亡
（等天亮了，我們便再也聽不到房東太太的
樓梯響……）

然後就走，順著河
用鴨舌帽把耳環遮起
像一個弟弟
帶我去看潮，看花
然後再走，順著河
越過這夜，這星
這黑色的美
越過這床單
床單原是我們底國
小母親，把我的名字給妳吧
小母親，把妳的名字給我吧

塩 \ 癡弦

二嬾嬾壓根兒也沒見過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
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
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就在榆樹上歌唱。
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沒有開
花。

鹽務大臣的駱隊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著。二
嬾嬾的盲瞳裡一束藻草也沒
有過。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
把鹽呀！天使們嬉笑著把雪
搖給她。

一九一一年黨人們到了武昌。而二嬾嬾卻從吊
在榆樹上的裹腳帶上，走進
了野狗的呼吸之中，禿鷹的翅膀裡；且很多聲
音傷逝在風中：鹽呀，鹽呀
，給我一把鹽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開了白
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壓根兒
也沒見過二嬾嬾。

坤伶 \ 癡弦

十六歲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裡
一種淒然的旋律

那杏仁色的雙臂應由宦官來守衛
小小的髻兒啊清朝人為他心碎

是玉堂春吧
(夜夜滿園子嗑瓜子兒的臉！)

“苦啊……”
雙手放在枷裡的她

有人說
在佳木斯曾跟一個白俄軍官混過

一種淒然的旋律
每個婦人詛咒她在每個城裡

故某省長 \ 癡弦

鐘鳴七句時他的前額和崇高突然宣告崩潰
在由醫生那裡借來的夜中
在他悲哀而富貴的皮膚底下————

合唱終止。

C 教授 \ 癡弦

到六月他的白色硬領將繼續支撐他底古典
每個早晨，以大戰前的姿態打著領結
然後是手杖，鼻煙壺，然後外出
穿過校園依舊萌起早歲那種
成為一尊雕像的欲望

而吃菠菜是無用的
雲的那邊早經證實甚麼也沒有
當全部黑暗俯下身來搜索一盞燈
他說他有一個巨大的臉
在晚夜，以繁星組成

水夫 \ 癡弦

他拉緊鹽漬的繩索
他爬上高高的桅杆
到晚上他把他想心事的頭
垂在甲板上有月光的地方

而地球是圓的

他妹子從煙花院裡老遠捎信給他
而他把她的小名連同一朵雛菊刺在臂上
當微雨中風在搖燈塔後面的白楊樹
街坊上有支歌是關於他的

而地球是圓的
海啊，這一切對你都是愚行

馬戲的小丑 \ 痙弦

就打這樣的紅領結
在黑色的忍冬花下
斑馬啊，我的小親親
在可笑的無花果樹下
我的童年的那些
在地球和鐘錶的那一邊

明天要到哪兒去
在蓬布難忍的花紋下
就打這樣的紅領結
發酵的鼻子
第二張臉孔
明天要到哪兒去

在純粹悲哀的草帽下
仕女們笑著
顫動著摺扇上的中國塔
仕女們笑著
笑我在長頸鹿與羚羊間
夾雜的那些什麼

而她仍盪在鞦韆上
在換盲腸炎的繩索下
看我像一枚陰鬱的釘子
仍會跟走索的人親嘴
仍落下
仍拒絕我的一丁點兒春天

在黑色的忍冬花下
豹啊，我的小親親
月光穿過鐵柵
把格子披在你的身上
在可笑的無花果樹下
就打這樣的紅領結

芝加哥 \ 痙弦

鐵肩的都市
他們告訴我你是淫邪的

——C·桑德堡

在芝加哥我們將用按鈕戀愛
乘機器鳥踏青
自看板上采雛菊，在鐵路橋下
鋪設淒涼的文化

從七號街往南
我知道有一則方程式藏在你發問
計程車捕獲上帝的星光
張開雙臂呼吸數學的芬芳

當秋天所有的美麗被電解
煤油與你的放蕩緊緊膠著
我的心遂還原為
鼓風爐中的一支哀歌

有時候在黃昏
膽小的天使撲翅逡巡
但他們的嫩手終為電纜折斷
在煙囪與煙囪之間

猶在中國的美蓉花外
獨個兒吹著口哨，打著領帶
一邊想著我的老家鄉
該有只孤立在草坡上

於是那夜你便是我的
恰如一隻昏眩於煤屑中的蝴蝶
是的，在芝加哥
唯蝴蝶不是鋼鐵

而當汽笛響著狼狽的腔兒
在公園的人造松下
是誰的絲絨披肩
拯救了這粗糙的，不識字的城市……

在芝加哥我們將用按鈕寫詩
乘機器鳥看雲
自看板上刈燕麥，但要想鋪設可笑的文化
那得到淒涼的鐵路橋下

巴黎 \ 痙弦

奈帶奈靄，關於床我將對你說甚麼呢？

——A·紀德

你唇間軟軟的絲絨鞋
踐踏過我的眼睛。在黃昏，黃昏六點鐘
當一顆隕星把我擊昏，巴黎便進入
一個猥瑣的屬於床第的年代

在晚報與星空之間
有人濺血在草上
在屋頂與露水之間
迷迭香於子宮中開放

你是一個穀
你是一朵看起來很好的山花
你是一枚餡餅，顫抖於病鼠色
膽小而[穴悉][穴卒]的偷嚼間

一莖草能負載多少真理？上帝
當眼睛習慣於午夜的罌粟
以及鞋底的絲質的天空，當血管如菟絲子
從你膝間向南方纏繞

去年的雪可曾記得那些粗暴的腳印？上帝
當一個嬰兒用渺茫的淒啼詛咒臍帶
當明年他蒙著臉穿過聖母院
向那並不給他甚麼的，猥瑣的，床第的年代

你是一條河
你是一莖草
你是任何腳印都不記得的，去年的雪
你是芬芳，芬芳的鞋子

在塞納河與推理之間
誰在選擇死亡
在絕望與巴黎之間
唯鐵塔支持天堂

倫敦 \ 痙弦

我是如此厭倦猛烈的女人們了，
跳著一定要被人所愛，
當無絲毫的愛在她們心中。

——D·H·勞倫斯

弗琴尼亞啊

在夜晚，在西敏寺的後邊
當灰鴿們剝啄那口裂鍾
我乃被你兇殘的溫柔所驚醒

想這時的費茲洛方場上
一盞煤氣燈正忍受黑夜
乞丐在廊下，星星在天外
菊在窗口，劍在古代

我的弗琴尼亞是在床上
咀嚼一個人的鬍子
當手鐲碎落，楠木呻吟
蓆褥如間有著小小的地震

你的髮是非洲剛果地方
一條可怖的支流
你的臂有一種磁場般的執拗
你的眼如腐葉，你的血沒有衣裳

而當跣足的耶穌穿過濃霧
去典當他唯一的血袍
我再也抓不緊別的東西
除了你茶色的雙乳

這是夜，在泰晤士河下游
你唇間的刺蘼花猶埋怨於膽怯的採摘
乞丐在廊下，星星在天外
菊在窗口，劍在古代

弗琴尼亞啊，六點以前我們將死去
當整個倫敦躲在假髮下
等待黑奴的食盤
用辨土播種也可收穫麥子

如歌的行板 \ 痙弦

溫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木樺花之必要
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
歐戰，雨，加農砲，天氣與紅十字會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溜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點鐘自證券交易所彼端

草一般飄起來的謠言之必要。旋轉玻璃門
之必要。盤尼西林之必要。暗殺之必要。晚報
之必要
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
姑母遺產繼承之必要
陽臺、海、微笑之必要
懶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下午 \ 痙弦

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
水葫蘆花和山茱萸依然堅持
去年的調子
無須更遠的探訊
莎孚就供職在
對街的那家麵包房裡
這麼著就下午了
輝煌不起來的我等笑著發愁
在電杆木下死著
昨天的一些
未完工的死亡

(在簾子的後面奴想你奴想你在清石鋪路的城
裡)

無所謂更大的玩笑
鐵道旁有見人伸手的悠裡息斯
隨便選一種危險給上帝吧
要是碰巧你醒在錯誤的夜間
發現真理在
傷口的那一邊
要是整門加農砲沉向沙裡

(奴想你在綢緞在瑪瑙在晚香玉在謠曲的灰與
紅之間)

紅夾克的男孩有一張很帥的臉
在球場上一個人投著籃子
鴿子在市政廳後面築巢
這麼著就下午了
說的定甚麼也沒有發生
每顆頭顱分別忘記著一些事情

(輕輕思量，美麗的鹹陽)

零時三刻一個淹死人的衣服自海裡飄回
而抱她上床猶甚於
希臘之挖掘
在電單車的馬達聲消失了之後
伊壁鳩魯學派開始唱歌

——墓中的牙齒可以回答這些嗎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所有的日子？

所以一到了晚上 \ 痙弦

有些女人在廊下有些女人在屋子裏
有些總放不下那隻歌有些跳著三拍子
有些說笑有些斜倚在那兒而有些假裝很是憂慮
鳥和牠的巢，戰爭和它的和平
活著是一件事情事情真裏是一件事情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有些吻著 K 上校的嘴，有些且吃著桃子
有些從未聽過任何有關於她爹的事
有些說最好馬上出發有的說已經遲了
天堂是海狸木，禮拜四是甜蜜
靈魂是電話號碼而向好是項珠子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所以一到了晚上
世間總以一小支喇叭作為開始
霓虹燈咳嗽得很厲害
市聲跳進鏡子裏
無岸之川流吃角子老虎的啃嚙
盤尼西林和其他諸般藥劑
在驚叫下抖動在敷粉的臉蛋上面
你要她多燦爛
她給你多燦爛
而寫詩而玩牌而大發脾氣甚且這都不是問題
夢是一件事炸彈是一件事
所以一到了晚上

一般之歌 \ 痙弦

鐵蒺藜那廂是國民小學，再遠一些是鋸木廠
隔壁是蘇阿姨的園子；種著萵苣，玉蜀黍
三棵楓樹左邊還有一些別的
再下去是郵政局、網球場，而一直向西則是車站
至於雲現在是飄在曬著的衣物之上
至於悲哀或正躲在靠近鐵道的什麼地方

總是這個樣子的

五月已至

而安安靜靜接受這些不許吵鬧

五時三刻一列貨車駛過

河在橋墩下打了個美麗的結又去遠了

當草與草從此地出發去佔領遠處的那座墳場

死人們從不東張西望

而主要的是

一個男孩在吃著桃子

五月已至

不管永恆在誰家樑上做巢

安安靜靜接受這些不許吵鬧

給超現實主義者 \ 痙弦

——紀念與商禽在一起的日子

你的昨日與明日結婚

你有一個名字不叫今天的孩子

你的歌衫披在狗子們的身上

魚飛翔，在天空

鳥戲泳，在水中

你的膝蓋不認識自己的

自己的腳趾

你是去年冬天

最後的異端

又是最初的異端

在今年春天

你唱：糖梨樹，糖梨樹

在早晨五點鐘

在一些汗穢的巷子裏

把聖經墊在一個風塵女子的枕下

摩西和橄欖山的故事遂忘懷了

在早晨五點鐘 糖梨樹，糖梨樹，你唱

你渴望能在另一個世界裏聞到蕎麥香

把一切搗碎

又把一切拼湊

使古與今，紡織的海倫與火車站叫賣的女子

山與海，拾松子的行腳僧和黑皮膚的水手

概念與非概念，有風的天或無風的天

你是一個有著可怖的哭聲的孩子
把愛情放在額上也不知道的

獨眼的孩子
亂夢終會把你燒死
像摩天大廈
桑德堡的一支鋼釘
毀於一次雷殛
而你也不屬於桑德堡
他手裏緊握著人民
以及惠特曼的時興過而如今卻嫌舊了一點的老
歌
你不屬於邏輯 邏輯的鋼釘

逃亡的天空 / 商禽

死者的臉是無人一見的沼澤
荒原中的沼澤是部分天空的逃亡
遁走的天空是滿溢的玫瑰
溢出的玫瑰是不曾降落的雪
未降的雪是脈管中的眼淚
升起來的淚是被撥弄的琴弦
撥弄中的琴弦是燃燒著的心
焚化了的心是沼澤的荒原

深淵 \ 痙弦

我要生存，除此無他；同時我發現了他的不快。
——沙特

孩子們常在你的發芽間迷失
春天最初的激流，藏在你荒蕪的瞳孔背後
一部分歲月呼喊著。肉體展開黑夜的節慶。
在有毒的月光中，在血的三角洲，
所有的靈魂蛇立起來，撲向一個垂在十字架上的
憔悴的額頭。
我們用鐵絲網煮熟麥子。我們活著。
穿過看板悲哀的韻律，穿過水門汀骯髒的陰
影，

穿過從肋骨的牢獄裡釋放的靈魂，
哈裡路亞！我們活著。走路、咳嗽、辯論，
厚著臉皮占地球的一部分。
沒有甚麼現在正在死去，
今天的雲抄襲昨天的雲。

在三月我聽到櫻桃的吆喝。
很多舌頭，搖出了春天的墮落。而青蠅在啃她的
臉，
旗袍又從某種小腿間擺蕩；且渴望人去讀她，
去進入她體內工作。而除了死與這個，
沒有甚麼是一定的。生存是風，生存是打穀場
的聲音，
生存是，向她們——愛被人膈肢的——
倒出整個夏季的欲望。

在夜晚床在各處深深陷落。一種走在碎玻璃上
害熱病的光底聲響。一種被逼迫的農具的忙亂
的耕作。
一種桃色的肉之翻譯，一種用吻拼成的
可怖的語言；一種血與血的初識，一種火焰，
一種疲倦！
一種猛力推開她的姿態
在夜晚，在那波里床在各處陷落。

在我影子的盡頭坐著一個女人。她哭泣，
嬰兒在蛇莓子與虎耳草之間埋下……
第二天我們又同去看雲、發笑、飲梅子汁，
在舞池中把剩下的人格跳盡。
哈裡路亞！我仍活著。雙肩抬著頭，
抬著存在與不存在，
抬著一副穿褲子的臉。

下回不知輪到誰；許是教堂鼠，許是天色。
我們是遠遠地告別了久久痛恨的臍帶。
接吻掛在嘴上，宗教印在臉上，
我們背負著各人的棺蓋閒蕩！
而你是風、是鳥、是天色、是沒有出口の河。
是站起來的屍灰，詩未埋葬的死。

沒有人把我們拔出地球以外去。閉上雙眼去看
生活。
耶穌，你可聽見他腦中林莽茁長的喃喃之聲？

有人在甜菜田下麵敲打，有人在桃金娘下……在燦爛的血中洗他的荊冠。

當一些顏面像蜥蜴般變色，激流怎能為
倒影造像？當他們的眼珠粘在
歷史最黑的那幾頁上？

而你不是甚麼；

不是把手杖擊斷在時代的臉上，
不是把曙光纏在頭上跳舞的人。

在這沒有肩膀的城市，你底書第三天便會被搗
爛再去作紙。

你以夜色洗臉，你同影子決鬥，
你吃遺產、吃妝奩、吃死者們小小的吶喊，
你從屋子裡走出來，又走進去，搓著手……
你不是甚麼。

要怎樣才能給跳蚤的腿子加大力量？

在喉管中注射音樂，令盲者飲盡輝芒！

這是荒誕的；在西班牙

人們連一枚下等的婚餅也不投給他！

而我們為一切服喪。花費一個早晨去摸他的衣
角。

後來他的名字便寫在風上，寫在旗上。

後來他便拋給我們

他吃剩下來的生活。

去看，去假裝發愁，去聞時間的腐味

我們再也懶於知道，我們是誰。

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微笑和不朽。

他們是握緊格言的人！

這是日子的顏面；所有的瘡口呻吟，裙子下藏
滿病菌。

都會，天秤，紙的月亮，電杆木的言語，

（今天的告示貼在昨天告示上）

冷血的太陽不時發著顫

在兩個夜夾著的

蒼白的深淵之間。

歲月，貓臉的歲月，

歲月，緊貼在手腕上，打著旗語的歲月。

在鼠哭的夜晚，早已被殺的人再被殺掉。

他們用墓草打著領結，把齒縫間的主禱文嚼
爛。

沒有頭顱真會上升，在眾星之中，

當一年五季的第十三月，天堂是在下麵。

而我們為去年的燈蛾立碑。我們活著。

把種籽播在掌心，雙乳間擠出月光，

——這層層疊得圍你自轉的黑夜都有你一份，
妖嬈而美麗，她們是你的。

一朵花、一壺酒、一床調笑、一個日期。

這是深淵，在枕褥之間，挽聯般蒼白。

這是嫩臉蛋的姐兒們，這是窗，這是鏡，這是
小小的粉盒。

這是笑，這是血，這是待人解開的絲帶！

那一夜壁上的瑪麗亞像剩下一個空框，她逃
走，

找忘川的水去洗滌她聽到的羞辱。

而這是老故事，像走馬燈；官能，官能，官能！

當早晨我挽著滿籃子的罪惡沿街叫賣，

太陽刺麥芒在我眼中。

哈裡路亞！我仍活著。

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微笑和不朽。

為生存而生存，為看雲而看雲，

厚著臉皮占地球的一部分……

在剛果河邊一輛雪橇停在那裡；

沒有人知道它為何滑得那樣遠，

沒人知道的一輛雪橇停在那裡。

甚至，你也不屬於詩

你是甚麼

（糖梨樹，糖梨樹）

你從哪裏來

（清晨五點，寒星點點）

你往何處去

（寒星點點，清晨五點）

而你也是一個存在

如像楓樹糖

攪在顯影液裏

沒有理由

卻是一個存在

如像水葫蘆花

在黑色與金色的殞布之下